

重述经典

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出版规划项目

花儿与少年

Hua Er Yu Shao Nian



撰文 黄蓓佳
插图 汤马桃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重述经典 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出版规划项目

花儿与少年

Hua Er Yu Shao Nian



撰文 黄蓓佳
插图 汤马桃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儿与少年 / 黄蓓佳著. —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5
(中国童话美绘书系)
ISBN 978-7-5346-6292-8

I. ①花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1468号

书 名 中国童话美绘书系——花儿与少年

著 者 黄蓓佳

责任编辑 钟小羽

装帧设计 陈泽新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6292-8
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

作者介绍

黄蓓佳，出生于江苏如皋。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。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夜夜狂欢》、《新乱世佳人》、《婚姻流程》、《目光一样透明》、《派克式左轮》、《没有名字的身体》、《所有的》、中短篇作品集《在水边》、《这一瞬间如此辉煌》、《请和我同行》、《藤之舞》、《玫瑰房间》、《危险游戏》、《忧伤的五月》、《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》、散文随笔集《窗口风景》、《生命激荡的印痕》、《玻璃后面的花朵》及《黄蓓佳文集》（四卷）等等。

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黄蓓佳“倾情小说系列”九部、“5个8岁系列”五部，其中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、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、《我飞了》、《漂来的狗儿》、《亲亲我的妈妈》、《遥远的风铃》、《你是我的宝贝》、《艾晚的水仙球》等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。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、电视剧和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“金匣子”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等。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韩文出版。

黄蓓佳



把最美好的童话给最美丽的童年

朱永新

(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、全国人大常委、民进中央副主席、苏州大学教授)

黄蓓佳还是那么年轻，我却认识黄蓓佳很久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们曾经一起在江苏省政协的青年界别组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作家，但出于对作家的崇敬，只能敬而远之，远远地眺望。

本世纪初，我们一起当选为江苏省民进的副主委。这个时候，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作家，是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、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等深受孩子喜欢的作品的作者。也知道，她囊括了包含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、冰心图书奖在内的几乎所有儿童文学奖项。但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，虽然距离近了，却只能悄悄地打量。

真正地走近黄蓓佳，是读了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寄来的由黄蓓佳撰文、一批优秀画家插图的“中国童话美绘书系”，并由此读了她的一些成人小说。

在中国作家中，黄蓓佳是难得的“双栖”明星。有评论家说，她一直联系着两个世界，一个是孩子的世界，一个是成人的世界；一个是童话的世界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，并巧妙地借助两个世界间的视点转换与音质张力，来追问人性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。正因为始终有着童年世界的情结，她对历史变迁和世道人心的表现就充满了生命的痛感，对生命与美的消逝、对成长的困境，充满了伤感。

黄蓓佳自己则说：“儿童文学的魅力在于其纯美。每写完一本儿童文学作品，心里就像被洗过了一样，那么干净，那么透明，跟写成人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享

受。成人文学中，我会淋漓尽致地表达我对社会、对人生的看法，我生活当中不能去够到的东西，或者想了不敢去做的，我可以用文学来完成。”

其实，我更愿意把黄蓓佳看成是儿童文学作家，就像我更愿意把泰戈尔看成儿童诗人一样。即使黄蓓佳的成人小说，其实也有着儿童精神，所以她的成人小说即使写至人性幽微处，也并不绝望，总能闪耀着人性至美之光辉。恰如老子云：复归于婴儿。她正是以儿童的独特视角来观照成人的世界，如此既烛照出荒诞，却又不至虚无。

当听说黄蓓佳要重述中国童话的时候，我很开心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多年前，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·卡尔维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。他努力搜寻了意大利各地区的民间故事两百篇，通过重新书写使那些优秀故事得以保存。我认为，这不仅是一项文学的工作，更是一件文化寻根与固根的事业。无疑，黄蓓佳想做中国的卡尔维诺，她肩扛的是一份守望民族精神家园的沉甸甸的责任。

走近才会尊敬。当我读完经过黄蓓佳重述的《花儿与少年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泸沽湖的儿女》、《橘子里的仙女》、《欢喜河娃》、《小渔夫与宝镜公主》、《碧玉蝴蝶》、《美丽的壮锦》等故事时，我从这些文字触摸到她的心，再一次感受到她的那份责任与情怀的炽热，对她的敬意也油然而生。

这些故事中的大部分，我们孩提时就听过、读过，但现在已经离我们的孩子渐行渐远了。正如她自己曾追问的那样：“那些童年时代铭刻在心的，纯真的、美好

的、忧伤的、感人至深的故事，那些在各民族中世代流传下来的属于文学精华的东西，真的就要这么消失了吗？我没有丝毫救世主的意识，只是为此惋惜……我希望用我的笔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个部分，值得让他们记住的一些东西。起码也要让孩子们知道，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这些动人的神话。”

经过黄蓓佳重述以后的这些民间故事，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故事原型的风格，同时增加了大量的细节描写，语言的流畅优美也让故事更具有文学性与可读性。我相信，这样的改写，是可以实现黄蓓佳最初预期的，即“给孩子们一次华美的阅读享受，用饱和浓烈的文字，引领他们走进民族的历史，走进人类在童真稚拙的年代里想象出来的天地，同时也领略到中国的汉文字之美”。

而这套“中国童话美绘书系”不仅是对中国童话的一次简单的配图，在一定意义上是再次的创造。一方面，黄蓓佳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丰富了原作，另一方面，这是在忠于原作的文字基础上，用绘画的语言进行了再度阐发。

美绘本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画书，但已经具备了图画书的基本元素与功能。我曾经说过，在儿童的眼里，图画就是一种语言，而世界就是一幅图画。儿童正是通过这一张张图画慢慢认识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的，也就是说，儿童是把世界作为图画来认知的。儿童就是这个图画世界的国王。

儿童也是通过图画进入图书世界的。图画帮助儿童建立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，也帮助他们建立了与文字的联系，建立了与另外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的联系。

儿童由读图进而读书，由绘画进而写作，一切是如此自然天成。

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童年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童话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。所以，我要代表孩子们感谢黄蓓佳和为这套美绘本配图的画家们，感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做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

而我希望，有更多孩子通过黄蓓佳的这套美绘本，去感知到一个古老、久远而美好的世界，感知到一个充满神奇事物、一个真善美最终战胜假恶丑的世界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一颗颗善良的种子。这些种子，日后只要有阳光雨露，迟早会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我更希望，父母们能够抱起年幼的孩子，共同阅读、品味这些泛着时光色泽的温馨故事。记得松居直先生讲过，儿童为什么不喜欢听电视里的人讲故事？因为电视里的人不会像妈妈一样把孩子搂在怀里。把孩子抱在怀里、把书本捧在手中，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，让孩子与书、与父母，有着最温暖的感应，这是爱在流动的甜蜜时刻，将是让孩子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永恒。

相信童话的人，才会相信幸福，才能最终创造并拥有幸福。所以，能写出如此童话的黄蓓佳肯定是幸福的，而能读到这些童话的人们，也同样幸福。

2012年2月28日晨

写于 北京滴石斋

重述经典：“中国童话美绘书系”，带你进

入一次华美的阅读……

- 把最美好的童话给最美丽的童年（序） 朱永新
- 花儿与少年 黄蓓佳 / 1
- 以经典之笔，传递经典魅力
——我对中国童话的重述构想（后记） 黄蓓佳 / 112
- 黄蓓佳重点作品目录（附件一） / 114
- 黄蓓佳儿童文学作品主要获奖记录（附件二） / 118



货郎是一个模样俊俏的小伙子。还得谢谢他的爹妈先天就把他生得好：顾长的身条儿，玉色的皮肤，眉眼鼻子样样在地方，怎么看怎么舒服。

他不光长相好，嗓音也好，笛子吹得更好。虽然没有人教过他，也没见他正经八百学过多少，但是笛子拿到手里，三摆弄两摆弄，他就能把它吹响了，吹出好听的曲调儿来了。怎么说呢？货郎的聪明全在这上头，他从小注定了是块走村串乡做生意的料。一年四季，他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紫花布衫，戴一顶麦草编的宽边帽，挑一副咣当作响的货郎担，





东庄跑到西庄，南乡跑到北乡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，有滋有味地做他的小本生意。每次他走到一个村头上，担子一放下，后腰里就抽出那杆紫油油的竹笛，几个指头摠住笛孔，笛子横放在嘴边上，试一试笛音，快乐的小曲儿就活蹦乱跳地飞了出来。货郎的笛子一响，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全村的狗先开始兴奋，奔来奔去地吠叫，一家家地跑动，喊人，拖着主人家孩子的裤腿往货郎担子这边撕扯，热情得像是货郎的义务推销员。





这样，货郎每到一个村子，因为人缘儿好，生意跟着就好。姑娘买他的胭脂擦脸，小媳妇买他的绒花插头发，孩子拿废铜烂铁换他的麦芽糖、米花糖，老太太买个耳扒掏耳朵，老头儿买根挠痒痒的“老头乐”。那些当家主事的男人和女人，就买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回家派用场。货郎担挑进村头的日子，就是这村里小小的节日，大人乐，孩子笑，狗儿叫。买东西的人，看热闹的人，站着



听他吹笛子的人，心里都是满足和快乐的。

可是，到了晚上，货郎收了摊子，一个人回到冷锅冷灶的家里后，就觉得空虚和寂寞。货郎已经二十出头了，村子里跟他差不多岁数的年轻人，孩子都已经抱在手上，大一点的甚至满地爬了，货郎还是一个人单过着。他的爹妈死得早，上无哥嫂，下无弟妹，做小本生意攒了几个小钱，吃饭穿衣是够的，置房子买地还谈不上。货郎每天走街串巷，

